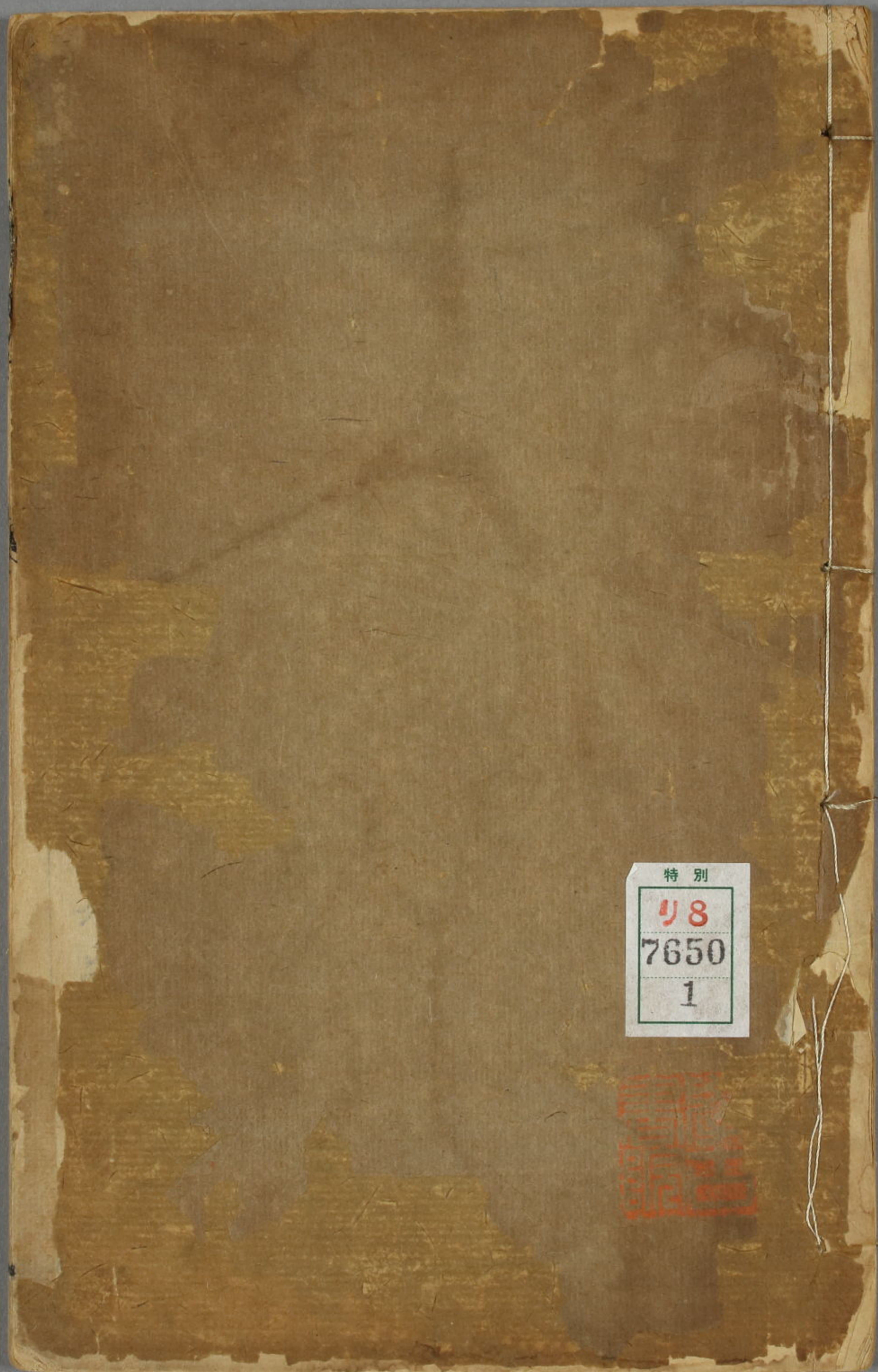




特別
リ8
7650
1



118
7650
1
兆穢堂

劉文成公文集後序



予自束髮就傅時輒聞諸先達談及前明
開創伊始有名世劉文成公為之佐理言
聽計從用成大勲公諱基字伯溫浙江青
田人也比長讀明紀知公之才媲美伊呂
獨惜其文章風旨不少概見歲乙丑恭膺

高序一
簡命出宰青邑乃得公之文集讀之敲金戛
玉骨秀神清淵然而奧皎然而明如聞鈞
天之奏廣陵之曲益心切嚮往焉欲多購
數卷以公同好詢及公之後裔世居南田
家有藏板有劉生名沛者公之嫡派十四
代孫也仰慕祖德此集之重鋟增補其間
存沒隱見俱能悉其原委因索序于余余

竊惟公之勲業垂史冊而昭天壤公之著
述遍海內而傳奕禩青邑為公桑梓地廟
墓在焉苗裔繁焉則此集板刻自應存青
以脩是邦文獻今板藏南田嫡派其存沒
隱見之由誠宜詳著簡端以昭來茲集之
始刻不可考至明季一刻于處郡守林公
一刻於處郡人何公悉稱善本迨遭兵燹

之後邑人罕有存者即南田世胄亦無完
本矣至康熙丁亥有甌郡江心寺僧名月
川者公之嫡裔也因明末孔昭公南遁入
海流落江心入空門殆亦有所托而逃焉
者年臻髧髧囊有素蓄慨然搜刻是集極
力覓尋幸獲郡伯林公原本依其卷次而
釐訂之此集乃復見于世逾年工未竣而

月川又已溘逝所遺之板遂浸沒于甌而
青邑仍無藏板至雍正庚戌前邑令萬公
訪之耆宿知甌江有鈔本借錄而補鋟之
遂成全璧然集雖全而板仍留于南田分
派劉宗燭之家後又轉寄他姓終不為南
田嫡派有也癸亥歲劉生不吝厚貲始贖
歸南田以昭世守以光先業而公之故物

高序三
乃歸故土矣夫以公之才猷固不必以文辭顯然後世想公之模範慕公之學業者讀其文章風旨慨然想見其為人亦可感發而興起則是集又烏可以不備不傳乎哉余既喜公之文集青有藏板而更深嘉劉生之不忘先德也故綜其原委而樂為之序告

乾隆拾壹年歲次丙寅秋柒月朔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署浙江處州府青田縣事

特授嚴州府桐廬縣東魯高居甯拜書

陳靖山
書
卷
序

補刻明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序

余宰青邑行南田詣明太師劉文成公
祠瞻其遺像整冠再拜肅敬久之引其
後之爲諸生者數人與之語因索公全
集讀之集重鋟於公齋之居甌江者簡
新矣然尚有恨者自十一卷至十八卷

萬曆一
俱闕如夫公之集流布海內藏書家多有之茲邑爲公桑梓地反不獲見其全何以備是邦文獻哉詢之耆師宿儒云甌江有藏皮鈔本甚珍之今年春以公事赴甌借而錄之以呈觀察芮公太守曹公咸躍然喜謂余盍補鋟之以成完璧余唯唯承命遂出一歲俸仍以授甌

江賢裔俾付梓人督成之凡閱五月計卷八頁二百有餘或他雜著尚有缺者而公之詩文已無遺憾矣余惟公之文深遠浩博公之詩瑰瑋奇麗求之元季固當在伯雨玉山鐵崖諸公先卽儼之明初亦未嘗在潛溪清江季廸諸公後豈非著作家之泰山喬嶽乎哉况其長

萬曆一
二

萬曆二十二年
歌短詠以宣光望順帝以李郭期當時
將相涕泗悲號不啻言之繁詞之複卽
郁離子一集類多假托其詞以爲緯縻
之憂漆室女之歎江湖而憂廟廊庶幾
少陵每飯不忘之意及乎江淮塗炭民
歎瞻烏出佐明祖成大勳其典冊碑銘
紀功頌德鴻篇乃反不及往者什一二

則公之志業不又可論世而知哉錢旣
竣遂書數語於前其雜著散軼俟廣搜
之以成別集而附其後至公之出處功
業載在史冊不具論皆

皇清雍正八年庚戌歲嘉平月之朔
賜進士出身

特授文林郎浙江處州府青田縣知縣加

一級紀錄二次丙午科浙闈同考官
今陞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黔南後
學萬里拜手題



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序

余弱齡侍家長者談國初翊運諸名臣輒凝聽之憬然有懷
焉長而宦遊四方竊願表揚先哲博綜其遺文頗喜善本若
宋文憲公諸集海內翻刻者幾刻益良劉宋匹也其文獨刻
於枯蒼歲久字訛舛板又漫漶莫或新之者余奉命按行東
浙以瓣香謁公祠下詢遺文僅覩此編愾而歎曰嗟乎逝將
以功業掩文章耶何善本之寡也屬太守陳君烈萃諸文學
重加訂正付於良梓俾海內同好者共焉序曰

高皇帝呼劉伯溫爲吾子房蓋開國首功云然子房自二三
籌畫之外其言論風旨不少槩見而公著書之多乃若此何

哉說者謂子房授書黃石舒卷如龍雖神機時出竟善藏其用塞兌閉門不迫不應爲得老氏之術公剛毅慷慨持大節畱心經濟遇真主期以王道致太平卻小明王御座諸正論義形於色危行危言

高皇帝天威嚴重惟公抗辭不以利害怵其中振綱紀斥姦慝雖李善長亦忌譖之况胡惟庸乎考公履歷豈孔氏所謂以道事君者非耶漢文成侯我

明文成公上下相符合特帷幄中諸籌畫耳公守孔氏家法多著書貽後世不若子房之秘密宜也夫其玄機洞鑒神啓於中天之所授以輔開天之聖妙筭所紆乘時驚發載在國

史者旣與雲漢同其昭回其諸喻之志說觀物之篇憤世之詞

霸旅之幽思薄遊之清況與夫廟堂之所述作士大夫之所應酬又濔濔如江河欽欽如山嶽醺如惠風朗如景星麗如卿雲無意擬古而神情悠邈才氣雄豪體裁音節如庖丁解牛靡不中於自然者公之文章與其功業並傳無斃恢恢乎有餘芳矣余受觀風之寄光昭往訓樹之風聲爲世型範何敢讓哉或曰畱侯子辟疆方少年能策制諸呂計安劉氏而公仲子璟不忌嗣君卒全大節茲亦兩文成胤嗣之相似者劉氏子孫當世世敬修也因附及之

隆慶壬申仲春望日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後學豫章謝廷傑

頓首拜書

寫情集序

寫情集者誠意伯枯蒼劉先生六引三調之清唱四上九成之至音也先生生於元季蚤蘊伊呂之志遭時變更命世之才沉於下僚浩然之氣阨於不用因著書立言以俟知者其經濟之大則垂諸郁離子其詩文之盛則播爲覆瓿集風流文彩英餘陽春白雪雅調則發泄於長短句也或憤其言之不聽或鬱乎志之弗舒感四時景物託風月情懷皆所以寫其憂世拯民之心故名之曰寫情集釐爲四卷其詞藻絢爛慷慨激烈盎然而春溫肅然而秋清靡不得其性情之正焉

宜其遇知

聖王君臣同心撥亂世反之治以輔成大一統之業垂憲於萬世也先生當是之時深知天命之有在其蓋世之姿雄偉之志用天下國家之心得不發爲千彙萬狀之奇而龍翔虎躍也嗚呼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英邁挺卓能幾人哉今先生旣薨其仲子仲璟與其長孫廌謀以是編鈇梓垂遠以蕃於先生辱平昔之好命爲之序顧蕃愚陋何敢措詞追慕高風其容讓乎皆

洪武十三年歲在庚申春正月上澣永嘉儒學訓導安固紫華山葉蕃叔昌序

郁離子序

古之君子學足以開物成務道足以經綸大經必思任天下之重而不私以善其身故其得君措於用也秩之爲禮宣之爲樂布之爲紀綱法度施之爲政刑文明之治治乎四海流澤被於無窮此奚特假言以自見哉及其後也雖孔子之聖可大有爲而猶不免迹作以傳道况其下乎然則必假夫文以自見者蓋君子之不得已焉耳矣君子以爲學既不獲措諸設施道不行於天下其所抱負經畫可以文明治世者獨得筆之方冊垂示千百載之下知而好者或推以行是亦吾澤所及其志豈不爲可尚矣夫然自秦漢而降能言之士何

限非不欲如前所云也率多滯於異端失於僞巧詭而不正駁而不純弗畔夫道固鮮人苟用之以求致治殆猶適燕而南其轅乎闡大地之隱發物理之微究人事之變喻焉而當辨焉而彰簡而嚴博而切反覆以盡乎古今懇到以中乎要會不襲履陳腐而於聖賢之道若合符節無一不可宜於行近世以來未有如郁離子之善者也夫郁郁文也明兩離也郁離者文明之謂也非所以自號其意謂天下後世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嗚呼此寧虛語哉從善少嘗受讀歎其義趣幽蹟岐緒浩穰或引而不發或指近而歸遠惜乎莫測其所以然逮閱之之久觸類而求然後稍得窺夫涯涘竊

譬諸醫師之籠一藥必治一病玉石草木禽獸之屬皆可以
已疾延年無長物也此其爲書所以深得古君子立言之旨
使其得君而措於用其文明之治益天下後世爲不薄詎止
度越諸子而已耶是書爲誠意伯劉先生所著先生嘗自任
以天下之重於經綸之道開物成務之學素所畜有曾以其
槩翊當今之運輔 大明之業昭昭矣存諸方冊者故御史
中丞龍泉章公雖已刊置鄉塾然未盛行於世先生之子仲
璟與其兄之子薦謀重刻以傳嗟乎茲豈一家得而私之者
哉僭爲敘其大略俾貽方來云爾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諸生
吳從善序

翊運錄序

天生聖人開基啓運必生命世之臣以爲之輔如伊摯於商
呂望於周張良於漢皆翊其君建皇極行王道以致太平以
開景運以制禮樂動爲世軌也行爲世則也黼黻河漢也昭
回日星也衣被草木也後世畏之如雷震望之如神明禁其
力而不敢肆故其君端拱無爲飈行霆驅莫之誰何我朝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以天
縱之聖除元季之亂不數年間遂開六合奄有萬國榮光貫
日王氣浮淮躋斯民於春臺之上熙熙皞皞玉燭調泰階平
雖曰號虎熊貔柱國之臣爲之宣力然亦藉明良豪傑與圖

治功也方天造草昧定都建康西有僞漢東有僞吳長艦大艦日夕相搪擊天下未知所嚮有若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先生者沉幾先物識真主遂委身而服事太祖敬而信之用其宏謀西平江漢東定吳會天下大勢固已定矣於是席捲中原群雄歸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今觀御書詔誥之推獎國計事幾之商推詞命往復彌縫參贊千載一遇雖伊摯呂望張良之卓越亦不過於先生矣先生真豪傑之士哉年愈高智愈明功愈大德愈邵遂分爵土終始榮顯殷周以來一人而已先生栝蒼之青田人予忝爲同

郡今年守職翰林其孫廌等集其御書詔誥行狀事實等文名之曰翊運錄蓋取誥文開國翊運之語也請予序其首簡予謂先生之器識事功通於神明文章道德衣被後世溥天下皆稱道之而先生不自以爲至是則先生之所至世之人未必能知之是錄也企太祖之知人善用賢也太祖之聖神文武同符於湯文也見先生之真識也見先生之宏謀也見先生之勲業也聖明會遇自古爲難乃獨於今見之先生之子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又能繼其後結知太祖以廉能見褒於制誥可謂耀於前而光於後矣後之子孫尚亦繼繼承承深惟祖宗積德創業之不易紹隆先範

以副朝廷優禮功臣之意將見與是錄同垂于千萬載之
泯也

永樂二年龍集甲申夏四月中泮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兼修
國史同郡王景序

覆瓿集序

大明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奠安華彞二十年間殄僞漢殲
強吳汎掃腥膻廓清寰宇復先王之疆理開萬世之太平是
雖熊羆貔虎之士相與竭股肱奮威武以佐神功抑亦贊襄
廟謨運籌帷幄之中有其人也若枯蒼劉先生伯溫真其人
乎先生諱基始以文學上謁於金陵知 聖祖之克典神天

也卽委心聽命遂成鼎足功累官太史令兼太子贊善大夫
歷御史中丞遷弘文館學士卒拜誠意伯蓋匹休伊呂者幾
二十年今旣九京不作後進之士景休風仰末照幸先生之
文章猶有存者耳先生之作有郁離子有春秋明經有犁眉
覆瓿諸集壽諸梓者久矣惟覆瓿一編未有序之者其孫刑
部照磨額間以囑余嗟夫先生之心志於道先生之道著於
文人皆知先生見知當時者以其文而不知 太祖高皇帝
知先生於儔人中者以其心人皆知先生事 高皇帝能盡
其心又不知天以先生輔佐聖神肇建鴻圖者唯在於道然
則是編也將以五味之藏餼斯民於饑頓顛踣者也覆瓿云

乎哉先大父弘文館學士復仁公與先生俱以佐命顯余於
照磨爲通家子弟故不辭而序之如此云若夫先生翊戴之
績與先公俱有國史在茲不復也

宣德五年冬十月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前翰林侍講兼修
國史吉水羅汝敬書

犁眉公集序

犁眉公集者開國功臣誠意伯劉先生旣老所著之作故取
此以爲號云先生自少穎敏旣長於書無所不讀凡天文地
理陰陽卜筮諸子百家之言莫不涉獵元末登第爲瑞之高
安縣佐縣耆老有稍知天文術數之學者而其書甚具先生

召與之語其人曰公旣聰明絕人而器識宏遠當爲一代偉
人吾書盡以相付先生遂得究觀其說而領其要世亂棄官
家居泊我太祖高皇帝渡江先生知真主也應召輒出
佐興大業及其功成名遂引身而退卒以壽終而其術亦不
傳嗚呼公之出處進退比之子房豈不明白正大偉然大丈
夫之所爲哉予嘗觀於先生非惟其勛業冠絕前古而文章
亦足以垂世而莫之與並也是故其仁義積中發而爲言可
以方駕古人者則於郁離子見之傷今悼古牢籠百態可以
趨邁當世者則於覆瓿集見之若夫優游閒雅托興微婉而
有以盡其自得之趣者則於是編見之其氣壯故其辭雄渾

而敦厚其學博故其辭深宏而奧密其志忠故其辭感激而切直其行廉故其辭蠲潔而清勁吁古今之能以勛業文章並顯於當時而垂耀於後世若先生者幾何人哉先生雖沒而有不沒者存其在此也歟先生之孫爲刑部照磨名猊字士行以才賢薦厚見稱於人是亦有以見故家文獻之足徵也

宣德五年冬十一月之二日翰林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兼修國史金陵李時勉書

重鰭誠意伯劉公文集序

富自童孺時卽聞有誠意伯劉公之勲烈爲開國宗臣之冠

筮仕以來求公之遺文而讀之乃得公平生所建立之詳夫超世之蘊者厥振匪彝故竣其所樹嗇於菑者無厚畬自古天下之事功未嘗不符於學術也公豪傑之才隆於帝授而天人之秘洞之素深遭元未運沉於下寮其志鬱而弗伸也其謀浚而孔忤也其才積而困於無施也故得肆力於文焉或時事之感激而洩憂憤之紆餘或機會之在前而痛鋪張之失策證古例今有寓而諷之之意而開闔操縱皆經濟之資焉大率施爲理而不失其宜權變精而馭之以正辭意剴切如靈均之草澤行吟英銳奮發如博浪之椎未試一擊皆可考也逮我太祖高皇帝龍興淮甸公識真主於異雲

映湖之日遂起而從之蓋懼中國之無統欲借權以立義也
方其進謁金陵一見如舊受心膂之寄掌帷幄之機殄漢殲
吳驅燹奠華廓清寰宇之功曠世而僅見偉矣哉於今爲烈
也予嘗彙考其行事當天下甫定之初首諭滯獄倡立兵衛
居守按貴臣之侮法論相卜小犢之債輟辭封爵而不貪天
之功終身顯融而私產無寸益時贊密謀保全勲舊口不言
而人亦無知者臨終尤拳拳乎修德省刑之數語斯其道任
天下之重智鈎物理之玄入謀九地之深而勇懾萬夫之氣
所謂超世之學術著於文者鑿鑿乎親試之矣雖然公之神
在天下不死勲業聲光久而不磨固無賴乎文也但典籍存

庶幾可論其世傳之弗昭或病焉公文梓行久矣歲遠浸湮
字不復辨富承乏栝蒼典刑在目視篆之暇訂其譌落重加
編輯捐俸再鋟諸梓俾公孫指揮瑜等世守之使天下後世
亦知故家文獻之足徵也

止德己卯夏五月

賜進士中順大夫處州府知府後學

莆易林富謹序

重編成意伯文集序

余觀載籍代有開創之君必有佐命之臣運籌定計應機料
敵稱豪雄矣而或歉於文學呈華炫奇開新啓昧稱儒碩矣
而無裨於武功兼此二長世不恒有其惟我國朝誠意伯劉

公者其人乎公諱基字伯溫浙之青田人有命世豪傑之才
遇聖主杖策從之輒許以大計殄漢殲吳混一六合公密
贊之功在開平武寧之先灼灼可睹也而其文章議論或宣
於朝或藏於家大篇短章無慮千百種則與宋學士王待制
等夫皇祖之興恢萬世帝王之故疆開一代文明之景運
當時文武佐命之勲可謂盛矣自今觀之傳世之文宋王號
爲最著二人者職專文學固其常耳開平武寧諸臣勞在宗
社澤及孫子世世誦功與國同休而傳世之文槩未之聞也
兼二者之長武功文治咸賴焉卒莫有並於公者讀其文論
其事功想見其人乃知聖主之生也不數名佐之生也亦不

數阿衡佐商厥有伊訓尚父造周且著丹書歷千百年而一
再見者公其庶幾矣哉公之文傳世久矣舊刻凡二十卷曰
翊運錄曰郁離子曰覆瓿集曰寫情集曰春秋明經曰犁眉
公集各就篇名雜陳無統觀者病之御史樊君按治畿內公
暇更定編次爲十有八卷先像贊行狀槩事業之全次御書
詔誥紀勲庸之大次頌表次郁離子揚文明之盛次序記至
詩歌載製作之詳統會以提要類分以便觀名曰重編誠意
伯文集刊成請余序余浙人也嘗謂公國朝元勲鄉邦典刑
文章與事功並著尤罕儷焉願附一言以廣其傳且以嘉樊
君之擇所嚮往也乃樂爲之序樊君名獻科縉雲人蓋公之

同郡人云

嘉靖丙辰夏五月 賜進士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會典總裁餘姚李本撰

重刻誠意伯劉公文集後序

誠意伯劉公文集固枯一方文獻實爲明百代文章勛業之宗儒先理學之統也刻自永樂初王太史景後凡三易梓矣歲久浸堙論次或盪海內學士大夫誦說睹慕公者每嗟咨焉嘉靖己未公鄉達斗山樊侍御嘗刻於北畿巡院東南修辭士人歎得覩覩且經義刪遺似非全集隆慶壬申春豫章虬峰謝公持斧按兩浙丕崇正學風厲人文行部至枯握劉

公簡籍惻然曰集殘缺矣士君子有志用世明道舍是何所法程哉乃檄烈搜討遺文重手校而鉅焉公諸遠爾意甚渥也刻成授烈序諸末簡序曰烈自撮髮讀書卽跂嚮公勛業文章爲古今殊絕人物恨不一至其地爲之藻執奮感依馮茲猥以謏薄承乏公郡獲瞻儀刑章典復辱掛名文字中以自託於尚友豈疇昔之願哉夫天將開一代文明之治則必薦生名世之臣以應昌期邁會風雲翊主佐命贊謨決策撥亂攘彘輔成皇王之化未始不本之於道德文章道德文章精神心術之微也古之君子若伊尹於商呂望於周其阿衡鷹揚事業已定於莘野渭濱之時子房始遇沛公運籌決策

以成帝業亡一不酬孔明臥草廬與先主商推孫曹因蜀之資以圖天下終身不易其言公天挺人豪鍾稟特異固伊呂之亞子房孔明之儔也生丁元季阨塞抗憤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撰著郁離覆瓿諸篇章言雖雄渾奧密閎辨激壯體裁殊而摠忠閎性則皆所以鋪擷其拯世救民之心釀醞夫禮樂法制之教出入造化機變鬼神卒澤於道德仁義之懿及其明炳物先識真主起從而受心膺之寄柄帷幄之籌殄漢殲吳驅葵莫夏指授諸虢虎熊貔柱石之臣成高皇帝大一統之業滌穢漸羶復還三代之華何其偉歟嗟嗟樹開國之勛猷昭傳世之文章與古先豪傑兼休並顯

於千百世之後公蓋出有所爲而生非無意者矣豈章句之儒虛誦讀守空文罔效尺寸已哉是固烈之依憑嚮慕之私也謹序

隆慶六年秋七月朔後學建安陳烈頓首書

重刻誠意伯劉公文集序

原序

青田文成劉公文集故有翊運錄一卷覆瓿集十四卷郁離子四卷寫情集二卷犁眉公集二卷春秋明經二卷國初嘗梓行而郡人翰林學士王公景章爲之序正德中郡守莆田林公刻置公里第嘉靖中余友人縉雲樊文叔乃類編之刻于真定今侍御虬峯謝公按部括蒼修謁先生祠堂討論遺

文得里第本病其漣漫舛錯乃命郡守建安陳公依真定本翻摹授梓余爲校正若干字梓成屬爲序序曰先生生在枯蒼萬山中九盤之巔所謂深山大澤用物弘而取精多者也然當五百之昌期輔真人以肇造籌帷帳而垂勳烈昭昭乎若揭日月行天中可不謂見之行事哉何以文爲夫古昔聖賢備具道德仁義之懿施于政教被及萬彙其禮樂章程莫非文也惟窮而在下者不獲有所張設乃不得已而托之言以寄其憂憤康濟之懷俟之後世或起而師行之斯聖賢所爲文辭也愚讀文成先生集多處窮憂世之深慨而深幸其遇聖神而興起也嘗槩其集有六善焉一日窮經以明義

二曰寓言以徵用三曰遵養以俟時四曰憂世以舒抱五日知命以樂全六曰遭逢之無間夫華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國幾變於夷聖經明義千載或湮焉春秋成而亂賊懼此義不由學者倚席不講之過也此窮經以明義也胡運式微務爲陵替撫狡寇而引非族言之者抵釁起弊末由痛心荼毒於是乎卮言郁離比類旁通故三閭澤畔之吟離騷惓惓之意也此寓言以徵用也豪傑颺起四海糜沸而時事倒置寵賂肆章騏驥服箱夷羊在牧乃先生憤世疾邪每形歌什抑意誚玄託稱覆瓿莘野時辜於納溝扣角放歌于夜旦由斯義矣此遵養以俟時也祈招式誦冀訛王心里巷謳吟觀

風是采詩餘寄興取類寫情或亦有鑒吾衷乎此憂世以舒
抱也至於垂老見幾引身高逝璆琳戛擊以和天倪于是乎
稱名犁眉比跡赤松保厥終始斯爲全德此知命以樂全也
攷之己事隆準大度忍心菹醢畱侯色舉明哲乃彰藏弓請
苑百世而下有餘悲焉 高皇以來世懋延賞丁寧天語焜
燁龍章具在翊運篇中卽魚水交驩秬卣申錫又何以過此
遭逢之無間也或者曰青田文章掩於功業又曰勲華並茂
無訾偏長而不知是非先生所急也其不得已而言之先生
之憂也其應時績效者先生之幸也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
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觀於先生之言行亦若是而已

余往宦游江右至高安稽求先生爲承時事謂從異人受祕
書乃棄官歸青田山中覽識天命所在而起故天民所抱持
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類如是文辭云乎哉先生所編又
有多能鄙事若干卷方行人間其占驗象緯諸書先生啓手
足時命其子獻諸朝具在金匱石室靡可得窺云 皆
隆慶六載歲在玄默涪灘陽月上浣同郡後學何鏜頓首拜
手謹敘

雍正庚戌歲續訂劉文成先生文集

欽陞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前芝田令新陽萬里鑒定

校訂後學新陽禾嘉萬鍾古燕素村李芳華

石門摺思胡宗衮皖桐庭筠左文槐

樵李韓城范浦武林大振顧之麟

東嘉符章陳王綬樂成雪涵薛英

東嘉華巖林必錦東嘉象輝吳文煒

芝田寧遠厲長康章安以夏王夢桂

東嘉坤元趙之載東嘉西園張振洛

東嘉戴山王時偕東嘉正本楊啟正

東嘉鋤雲王魁選

東嘉鈍菴方宗魯

樂成茅齋黃天成

東嘉上蘓林文鯨

東嘉

叅閱齋孫東嘉家珍 朝寶

一霽 霈 殿颺

浩

章安 顒 向霖

恩榮

芝田天鵬 成霖

紹勳 元愷

東嘉齋孫秋槎宗燿同男

鵬搏 編輯 鶴翥

督刊齋孫尚煜

凡例

一彙編

舊刻翊運錄郁離子覆瓿集犁眉公寫情集各自爲卷
今不以名卷集于一也

一存削

原集舊本今不敢輕爲去畱惟非 時製者刪之刊落
無首尾者削不書

一提掇

卷中遇

皇王誥勅恩詔字樣俱空一字別之

一編次

文集先

御書次 誥 詔次頌表次郁離子次序記次跋說次箴銘
次賦騷次樂府次歌行次古風次律詩次絕句次詩餘
卷從其類以便檢閱惟古詩卷中或一題數十首間附
律詩則不抽置別卷從公初意其傳解長律僅一二作
隨附別卷之後省也

一闕疑

卷中魯魚就所知改訂之義難強解者闕如舊本
附誠意伯祠記碑銘祭文叅政敕誥祭文銘辭

重編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先生文集目錄

卷首

像贊

行狀

勅建誠意伯祠堂記

勅賜翊運祠碑記

祭誠意伯文

考功監丞劉璉勅

江西叅政劉璉誥

御祭叅政文

叅政墓碑銘

叅政哀辭

併序

文成公神道碑

第一卷

御製慰書

御名書

又帖

御名書

御寶詔書

皇帝手書

御製平西蜀文

御史中丞誥

弘文館學士誥

誠意伯誥

御賜歸老青田詔書

襲封誠意伯誥券

欽降祭文

贈太師謚文成誥

禮部會議

祖永嘉郡公誥

祖母永嘉郡夫人梁氏誥

父永嘉郡公誥

母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妻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襲封誠意伯并夫人誥

瑞麥頌

并序

祀方丘頌

平西蜀頌

并序

甘露頌

并序

文成公謝 恩表

閣門使劉仲璟遇 恩錄 谷王府左長史劉仲璟傳

誠意伯劉瑜謝 恩表

第二卷

郁離子九篇

第三卷

郁離子九篇

第四卷

序四十四篇

第五卷

記三十七篇

第六卷

跋九篇

說七篇

問答語四篇

拙逸解

雜解附辨三章

文二篇

第七卷

銘八篇

梅頌并序

箴六篇

贊二篇

碑銘二篇

墓銘八篇

副都元帥石末公德政頌

儼連珠六十八首

第八卷

賦八篇

騷十五篇

第九卷

古樂府一百二十八首

第十卷

古樂府一百四十三首

第十一卷

歌行五十四首

第十二卷

四言古詩二十二首

五言古詩一百二十一首

第十三卷

五言古詩二百一十八首

第十四卷

七言古詩四十一首

第十五卷

五言律詩四十六首

附五言長律二首

第十六卷

七言律詩二百四十二首

附七言長律二首

第十七卷

五言絕句十七首

附六言絕句三首

七言絕句二百五十一首

第十八卷

詩餘二百二十三首

第十九卷

春秋明經二十篇

第二十卷

春秋明經三十一篇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像



贊

虬髯電目探天根兮幹地軸扶龍興雲四方以肅以生民休
戚爲憂喜以大道晦明爲榮辱武功旣成而文治不盡其用
者蓋天也耶抑人也耶

孤子仲璟拜贊

華淪於葵曷仕於時葵歸於夏仕止乃宜就桀就湯節義奚
虧大哉王佐察物炳幾運籌決勝翊

龍以飛昭回制作文章是客允爲宗臣爾爾爾祠

工部侍郎莆田彭韶拜贊

誠意伯劉公贊

唯漢諸葛龍臥隆中子家南陽拂濯高風誰其嗣者青田劉
公天人朗朗濬發淵通璿樞星握百怪盤胸蚤識真主間關
義從歛起風雲飛翼應龍決謀定策掃殄群兇中都畱都卜
雒崇閎雨雪陽春訐謨則忠蟬翼敝屣茅土胙封債轅之犢
關弧射工孰令魚水齟齬其終鞠躬盡瘁遇異道同執掌弗
及瞻拜祠宮翠眉郁離雒誦焉窮綿綿瓜瓞大啓厥宗兆自
南田亦越甌東遺笏舊簪世守勛庸雲霄萬古勒彼景鐘

告

皇清康熙歲在丁亥中秋月兩浙督學使者南陽彭始搏拜題

重鐫誠意伯劉文成先生文集

督學使者南陽直上彭始搏鑒定

裔孫孤嶼元奇重梓

校訂後學東嘉紉莪張 策 樂成青令楊森秀

東嘉艾園谷 誠 東嘉蓀友朱廷荃

芝田璵友張國璠 樂成虞肇翁蕃禘

叅閱裔孫芝田尚雅天鵬 成謨 成勳 哲臣

刻誠意伯文集引

誠意伯集舊刻於枯蒼凡二十卷首翊運錄次郁離子次
覆瓿集次寫情集次春秋明經次犁眉公集各就篇名統
爲全集其間製作雜陳未可類別兼以歲久刊板遺落字
多魯魚讀者難之獻科爲公鄉人來按畿南攜是集笥中
嘗置几席暇卽頌讀誠不識其涯涘竊謂公勲業垂千史
籍光昭奕代而文章流播縉紳或未免渙漫獻科切懼焉
因裒爲一十八卷少易舊編之次而公之製作始可類觀
爰付諸梓若勲業文章之盛向有確論獻科何足以知之
嘗記四明楊文懿公有言漢以降佐命元勲多崛起草莽

兵甲間諳文墨者殊鮮子房之策不見辭章玄齡之文僅見符檄未見開國之勲而兼傳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而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訾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不已陋乎嗚呼是可以知公矣

皇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正月朔同郡後學樊獻科拜識於真定冰玉堂

誠意伯劉公行狀

公諱基字伯溫世爲處州青田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卽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間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翊日卽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

名發姦擿伏不避強禦爲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爲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罪其家衆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讐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爲職官掾史以讜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爲江浙儒學副提舉爲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爲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

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爲諸葛孔明之流方谷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爲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卽與元帥納隣哈刺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寇復辟公爲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爲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宜捕而斬之餘黨脇從誑誤宜從招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卻不受執前議益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谷珍

以官乃駁公所議以爲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輩羈管公于紹興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遊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略定其地復以爲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略使李谷鳳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乃棄官歸田里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

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際此不爲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珍張士誠輩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爲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佑等叅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爲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一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內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拜適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爲宜逕拔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略公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卽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衆以爲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一以饒信降

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
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牀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卽歸
上以書慰畱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
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

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枯蒼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炎等
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指會公至卽迎入城
一夕定之公卽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
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塋事時
語所親以

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
雖據溫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
未嘗不懷公之舊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公
不敢受使人白于

上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

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卽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日公
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
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

擒也比三日驚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迸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蘓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旣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于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

上或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爲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叅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

上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爲

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

上遂畱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公言捷至

上大喜悉以所畱人俾公縱之某年月日熒惑守心群臣皆

震懼公密奏

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卽以公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

上從之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宜及時爲娛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爲趙高也

上領之昶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巖等伺察公陰事
欲陷之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及司天臺災翼巖因爲書言

之於

上其事多公平日密聞於

上或

上使爲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翼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昶通謀狀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爲

上言李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公叩
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顛
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驚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中丞適中丞章公濫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

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允遣官賁奏詣行在

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

旨卽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比

上回京李公愬之公乃求退

上命歸鄉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願

聖明畱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手詔敘公勲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勲冊公至京師

上賁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至誠不强也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憤將債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大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

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璉捧表詣闕謝

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西蜀表頌

上仍以文答之八月

上使尅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其書藁并已前奏請諸藁公皆焚之莫能得其詳也初公言於

上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巡檢司守之

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溫州界抗拒不服適茗巡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逕詣上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庸爲左丞掌省事因挾舊怨欲構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誅老吏訐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爲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

上聽遂爲成案以奏賴

上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

上時已勅璉歸及奏

上曰旣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爲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大感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公遂白於

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

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

御製爲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公生

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日塋公於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藁五卷名曰犁眉公集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室陳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叅政卒於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女二人長適吳彪次適沈安皆章氏出也孫男三人廌虎豹孫女三人幼未適也公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爲我奏其略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

聖主畱意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然與人交遊開心見誠怛然無間阻至於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爲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累贊

上成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自

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下蒼生休戚爲憂喜者卽此可知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爲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爲人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同郡預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璟相知最深今公薨而璉沒仲璟與璉之子廌請錄公遺事因輯平昔所聞大略爲行狀至於

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矣其籌策帷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強質也

洪武癸亥孟春將仕郎秦府紀善同郡諸生黃伯生狀

敕建誠意伯劉公祠堂記

上復大寶之明年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先生七世孫翰林五經博士祿自枯蒼來朝且言曰先臣基沒垂八十年於茲故有祠堂燬弗克稱者久之神無棲止祀罔攸享臣祿荷

國厚恩叨守宗祧敢以爲請

詔可其奏下禮部移所在有司營建祠堂如制於是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白圭處州府知府萬安青田縣縣丞郭仲禮咸奉行唯謹僉議舊祠幽僻用徙高亢於神爲宜乃度地於

宅之東南維吉方將有以規所需邑父老聞之奔走相告曰先生嘗有大造於吾民也欣然相與計田聚財輸于官得若干萬緡乃涓吉辰徵工簡材首隆寢堂翼以兩廡屏以三門齊戒有室庖湑有舍而又飾以黝堊繚以周垣制度宏深規模軒敞神主攸奠煥然光輝猗歟休哉告成於天順元年十二月之朔祿詣闕謝

恩畢退而屬藁爲之記竊惟先生之謨謀功業載在國史著之翊運錄昭若日星人皆知之無所庸喙獨出處之節或者以嘗仕元爲疑則不可不爲先生白其心也先生負豪傑之才當元之季以春秋之學登進士第累仕累發其奇輒不合

而去則先生非無意於用世而世不能用遂歸隱括蒼山中以耕食爲樂蓋元氏一遺民耳及

皇師下浙西搜羅人才先生堅臥不出亦豈無所見耶旣而吳漢角立東南中原割據如蜂蟻然天下非元有矣先生之心誠不忍天下之勢勢也矧

高皇帝握真符而定金陵先生固預占於十年之前矣於是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束帛朝臨而夕起一見之頃首陳天命有在

高皇帝敬而信之自謂吾之子房謀無不用用無不效卒成天下大業厥功偉哉夫元運去矣爲元氏遺民猶遲遲不肯

輕於他就及不得已必擇

真主自輔運籌決策取天下於群雄之手非取於元氏也先生於此蓋亦審之熟矣昔伊尹五就桀不用退而耕於有莘之野及遇成湯翻然起而成佐商之功聖賢所以汲汲於斯世者豈有他哉誠以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也先生之心其卽伊尹之心歟伊尹無愧於桀先生無愧於元氏無愧於元氏則無愧於出處之節夫何疑哉嗟夫自元氏主諸夏九十三年華風淪於腥膻我

高皇帝一旦出而掃盡無遺以雪神人之憤使天下復見二帝三王之治真有功於天地萬世者也抑先生之心殆有見

於是哉由是言之比之伊尹功或過矣於乎如先生者雖百世祀可也况祠堂乎是宜我皇上特垂意於斯豈惟昭崇德報功之禮又將興起其子孫俾得以賢其賢而親其親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歟夔生也晚忝與先生同浙水而高山仰止之心爲日久矣敢書此于麗牲之石以白先生之心後世欲知先生者尚有考於斯

資善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嚴郡姚夔謨

敕賜翊運祠碑記

有曠世所無之大變則必有曠世所不可無之大功否極而泰剝極而復此理也亦勢也世至于元天地易位華盡爲蕞

而世變極矣秦隋五代之暴且亂蓋不若是甚也此我

聖祖再造乾坤之功所以踰唐軼宋逼漢高而過之宰我曰
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若我 聖祖之功豈非曠萬
古之所未見而天下後世所不可一日而無者哉然天將降
是亂於世必預爲之生能弭是亂之人於其先故伊摯不生
於商而生於夏子房不生於漢而生於韓皆亡國之英出而
爲興王之佐也用是在泰則有上下之交在復則有朋來之
助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仲相桓攘獘不過一楚
而已吾夫子猶動色稱之况其有功於乾坤再造之世而親
被其賜者亦烏可得而忘之哉我 聖祖之創興大業雖藉

膂力爪牙之士而謀謀帷幄指授群帥則皆誠意伯劉公之
功蓋天實授之而非偶然也是宜百世廟祀以享天下之報
夫何歷世既久寢遠而堙至景泰間始有博士之命爲之立
廟以祀弘治中尋以禮科給事中吳仕偉之言錄其九世孫
瑜爲處州衛世襲指揮使蓋先是郡人鄭以璋嘗有立廟之
請 詔下所司巡按分守等官實奉行之至是瑜還監察御
史邢公纓兵備副使林公廷選張公賓首謁公廟後通道立
坊扁曰翊運元勲之坊於是廟制煥然一新乃命公八世孫
養以鄭御史宣之言來屬予記予惟公之豐功偉績實與天
地相爲始終使生民之類不至糜爛泯沒而綱常倫理爲之

復振是誠不可以異代而論也旗常金石在所必載信史正人在所必錄亦豈區區所得而贊之哉因繫之詞曰

天生至人兮輔我 皇明天實假手兮亡國之英桀五就而不售兮國用以傾故將大有爲兮待文王而後興風塵閭洞兮六合臃腫乾旋坤轉兮燹夏廓清公神不死兮百世如生在帝左右兮熏蒿愴悽於穆廟祀兮崇階兩楹灑酒麗牲兮苾芬其馨仰瞻再拜兮我民之情神其不爽兮來止來寧正德改元春三月朔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兼經筵通鑑纂要官前南京國子祭酒翰林院侍講同修國史黃巖謝

鐸撰

祭誠意伯文

吳公願撰

維洪武九年歲次丙辰九月壬午朔越十六日丁酉承事郎前工部員外郎劉彬承事郎水部主事兼吳相府錄事吳公願從仕郎前常州府武進縣丞趙嗣泰等謹以牲醴致祭于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前御史中丞護軍誠意伯劉先生之靈曰維元政之失馭兮豪傑奮其並興驅齊民使荷戈兮銷鋤犁以爲兵勝負迭其相乘兮弱之肉而強是食競侵略以僭竊兮紛盜據乎南北塵瀚瀚而眯目兮燄炎炎而漲天計剽殺爲功庸兮孰黔首之汝憐翳穹蒼之念亂兮

實挺生夫 聖明擢仁義爲甲冑兮嬰忠信以爲城江淮翕
其景從兮顧瞻金陵而是都豈有君而無臣兮疇啓予之雄
圖惟先生之壯志兮夙蘊皇王之學鄙管樂而陋或猛兮謂
伊呂之可作神諒兆於幾先兮吾將察夫璿璣觀 王氣之
攸屬兮知 帝命之所歸虎嘯谷以生風兮雲出岫而隨龍
鬱予衷之耿耿兮舍 聖人其焉從應 聘命以効忠兮驩
契合於諾唯神籌祕計不可以言喻兮恒決勝於千里彼僞
漢之搶攘兮舳艫肆其橫江陳我師於彭蠡兮殪封豕於莊
浪長驅直抵其巢穴兮循豫章而東之斬黃與鄂岳兮固風
靡而無遺先聲讐茲兩浙兮復禽張而繫方操破竹之形勢

兮七閩憐其敢當聞西北鄙之人兮曰奚爲而後我征不庭
而撫順兮不再鼓而俱下雖天道之助佑兮亦將軍之用力
也發蹤跡以指示兮允先生之成績也 皇錫爵以酬勞兮
位次亞夫公侯效子房之勇退兮願從赤松以遨遊胡二豎
之構患兮動宸衷之憫惻 帝曰卿其遄歸兮畀優游於祿
食賜絲綸以褒美兮示睿眷之不忘駕蒲輪以言旋兮桑梓
賁其寵光仁者必得其壽兮諒理數之可推謂陰陽之獲報
兮宜愈享於期頤泰山頽而梁木壞兮忽溘焉其云亡不慙
遺於一老兮使斯文之遽喪古之人圖夫不朽兮惟立功與
立言建茂勲於開國兮况著述之必傳秉二美而並載兮流

芳藹於青史永鴻名於無斁兮亘萬古其猶不死嗟鰥生之多幸兮望餘光之有年曩叨班於朝著兮沐教載之嘉言承恩例以聯歸兮敢景行於先哲偕同心之友朋兮敬辦香之是熟登瘠牲於几俎兮崇清酤之盈觴匪飲食之足尚兮庶至誠之馨香菊采采而垂華兮露泠泠而淒其靈恂悅之不昧兮魂髣髴而來思尚饗

子璉考功監丞敕

皇帝敕曰朕自卽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獎各人如所在宣朕命署政事已往者十年其間最否未知必稽其所以方明故設考功之名爲監其職若非心腹不佞事可委令者安

得而專其事哉於斯之職甚微於斯之要甚切所以切要者言其大小之職必由此而黜陟焉若非人而職此必佞大而賂小以全其考愚君柱法非止一端故在選人而得人方稱斯職朕於斯監非不再搜才能奈何空眼無知是謂得人之難爾劉璉非愚下之才但委是職以驗平生於戲公私黑白惟丈夫者別之愚下混淆安能昭著今特命爾爲承務郎考功監丞戒哉戒哉

洪武十年八月初三日

江西叅政誥

皇帝制曰昔者二帝三王之設官也爵分五等列國天下使

守其土子其民世世祿給焉惟周諸侯不法爲秦所有秦監周事遂罷列國爲郡縣而治之斯法也制也自漢承而行唐宋皆然元蹈中國體之然也郡縣之多寰宇之廣其中書不能一一總其事又設方面大臣流其職理方隅之務所職之名漢曰州牧刺史唐因之宋改而曰安撫元亦名曰行省此皆歷代總郡邑而專方隅者也邇來朕有天下更行省爲承宣布政使司所以承者朕命也宣者代言之也布者張陳之所以政者軍民休戚國家利病所以四者必去民之惡而導民之善使知有畏從於斯之職可不重乎若非其人則方隅之軍民失所仰瞻若得其人則方隅之軍足食民樂耕其鰥

寡孤獨不失其所焉不但如是而已則朕雖菲才德必彰矣國家磐石矣朕於斯廣訪多搜人皆愚下之愚稱朕之意者杳然今江西承宣布政使司缺右叅政朕特以爾考功監丞劉璉爲中奉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汝往欽哉

洪武十一年四月初三日

御祭江西叅政文

維洪武十二年歲次己未九月甲午朔越二十有一日甲寅皇帝遣國學生陸居敬諭祭于江西布政司叅政劉璉之靈曰曩者渡江之初爾父卽來相從謀謨左右每竭忠誠及天

下大定特封爲誠意伯告老還家竟以疾終重念爾父之勞遂命爾爲江西布政司叅政爾能繼承父志律身以廉何期年未四十一疾長往訃音遠來良用嗟悼特以牲醴祭奠爾其饗之

故叅政劉公墓碑銘

皇明有佐命勲臣曰誠意伯劉公旣薨 上嘉念其功不置洪武十年秋遂以承務郎考功監丞官其子孟藻後一月兼試監察御史後二月超拜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未三年竟薨于位十二年六月三十日也年三十有二上聞之嗟悼不已敕有司護喪反其里親爲祭文命國子生

陸居敬致奠其子廌等卜地里西石門嶺董田之原以是年十一月六日葬焉旣而使來屬伯衡銘其墓上之碑按孟藻姓劉氏諱璉字則孟藻也處州青田縣南田里人曾祖諱庭槐

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叅知政事護軍祖諱煥

皇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並追封永嘉郡公考諱基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加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封誠意伯曾祖妣梁氏祖妣富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妣富氏封永嘉郡夫人娶陳氏子男二人長廌次虎女一人適麗水陳仔孟藻生數歲授以書二三過輒

能諸誦後終不忘年十餘爲文辭立就奇氣爍爍紙上其師
覽之有愧色孟藻器局凝重而識慮宏遠誠意伯之留輦下
也孟藻內事母睦宗嫺外應門戶撫鄉里無一不中度於時
永嘉爲方氏所據鄉之群無賴子煽於方氏將相挺爲變孟
藻出其不意先其未發一夕撲滅之無得脫者而闔境遂以
奠枕其年才十八耳誠意伯以聞

上曰非卿焉有是子誠意伯之得請歸老于家也遣孟藻上
表謝恩召至榻前與語

上爲傾聽而任用之意昉於斯矣其年復進平蜀頌入見武
樓下內出所製潁川侯傳友德等文俾持歸示誠意伯別選
進入自誠意伯家居孟藻將命朝謁無慮八九至至輒燕見
上見其進止安雅占對明敏未嘗不以爲賢而極爲

皇太子所重初誠意伯請於

上曰甌閩之交有地曰談洋僻絕而巖險戍卒逋逃淵藪也
愚民往往蠹聚爲奸利樹巡檢其地庶幾人知顧忌 可其
請執政胡惟庸當國以不關白恨甚及具封事言郡縣豪猾
吏孟藻

上之又不先通執政執政愈益恨適有旨逮豪猾吏乃詠使
誣誠意伯以非法而刑部尚書吳雲等承執政風旨議坐孟
藻賴 上晉其父子深故免誠意伯薨之又明年夏監察御

史李鐸以 上旨來取其觀象玩占諸書孟藻卽日出書石室中橐從李御史赴 闕奏曰臣先臣基臨終屬臣以書戒之曰慎勿泄也喪葬畢其 上之臣未及上重煩使者來取臣罪當萬死今悉送官矣唯陛下哀矜 上慰諭之曰忠孝哉其畱服事朕孟藻頓首乞賜歸持服賜寶鈔叁拾貫遣之皇太子召賜食加賜伍拾貫秋七月服甫除而考功丞之命下考核平亭時譽翕然 上猶以爲散地兼試監察御史風裁凜凜眷遇尤篤陪祀圓丘被旨進勾無違禮者縉紳多之明日圓丘署丞進瑞栗持詔孟藻與通政使曾秉政作歌獨孟藻所作稱旨未幾除叅政出洩江西進階中奉大夫同日

除官四百餘人

上諭衆曰劉璉勲臣子操心正大居家奉法歷官著効故委以重任也顯有異績且入中書矣衆乃始知

上於孟藻用之速由知之至而孟藻益感激圖報稱其在江西也同官韓士原貪而苛沈立本儉邪而不知大體孟藻一以忠信介直自處臨事決議不爲俯仰雖出語侵之不變一號一令忖度利病便不便而浚從違造城磚厲民更其要約而倒懸以解督運吉安布粟兼收而公私稱便淹禁囚徒充斥窮日夜之力疏理而囹圄以空此尤見褒賞於朝廷者也以此專使來錫監丞叅政命書方屬意大用之而孟藻憤立

本專恣致疾奄至大故庸非民之無祿而天奪之乎薨之日
君子以其方嚮用而遽沒降年又不永咸涕洟盡傷焉伯衡
竊惟劉氏先世之積累至誠意伯而始發誠意伯之遭逢至
孟藻而益隆亦顯矣乎况孟藻能薦其忠貞奮其材猷上結
主知濟美先公生膺峻擢死蒙異數是豈惟當世賢能後來
聞其風未有不歆慕其忠孝者也然則其材雖不盡用而其
忠則大行其命雖短而其名則已長孟藻復何憾於斯哉今
伯衡以朋友執筆爲銘誼也烏得而讓之銘曰
聖皇龍興豪傑雲從運籌帷幄偉哉劉公令德不匱有君爲
子繼武而作爲

天子使君鍾粹美強記絕倫不煩師教肆筆成文爰自弱冠
善謀善斷不動聲色制亂將變事聞當二當二曰嗟允矣有
子亶其克家公雖退休心乎宸黻上表上章君則奔走闕門
戢戢出入不呵侍于燕間家人莫過上公通侯罔不恭敬曰
父名臣宜子之令柄臣憾公獨不已親因事返嗟遷怒於君
巧詆深文異罔

天聽君免于辜 皇仁且聖求公遺書詔使臨門乃膝乃橐
獻于帝闕

皇欲用君君乞終制愈其請矣申錫楮幣祥琴旣御趨而造
朝榮以好爵曾不崇朝第宅鞍馬以莫不賚其官再遷首尾

三載君在考功有陟必明君試御史無回不貞殿彼大藩豈無方伯往叅厥政微君孰托有兵有民有錢有糧有獄有訟有紀有綱晝思夕惟不遑啓處何利不興何害不去去害興利民罔時恫頌聲洋洋達于九重命書來錫昭示崇獎使者言還君已長往命難諶斯而止乎茲不秉事樞以究厥施年與材違

皇用慨嘆遣文祭之親御宸翰恩禮優渥終始哀榮君又奚恨雖死猶生輝映前人慶延後嗣銘以傳信作者太史翰林國史院編修蘓伯衡撰

故叅政劉公哀辭

并序

孟藻姓劉氏諱璉世爲處青田人

皇贈永嘉郡公諱燭之孫故御史中丞護軍誠意伯之冢子也繇考功監丞歷試監察御史爲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積階至中奉大夫年三十有二以疾薨于位孟藻爲人敏慧警穎書讀二三過輒成誦終其身不忘髻齒中卽孺然狀成人習詩文操筆立就師自以爲不如屬元之季所在盜起中丞仰觀俛察從真帝於大江之東爲之發蹤指示謀不出幄而制勝千里筭無策遣用能剗平群雄混一四海定功受封爲開國之佐當是時也孟藻獨將家屬處南田山中南田左右故草竊根據嘯聚不以時忌中丞任事將禽獮

之乃僞爲服屬而圖肆毒螫於陰孟藻潛覺焉撫其豪酋結以忠義或委以利或惕以威或劫制其要害咸就規束莫敢蠹中丞之舊故嫺戚與凡戲下之衆孟藻罔不人得其歡心侍中丞若嚴父夏日氣屏息慄戰於股退見孟藻煦如陽春繇若山谷無間遠邇賢不肖惟孟藻是附孟藻亦各有以處之不紊毫與髮及中丞之請老而歸也天子念其勲伐欲數得問勞孟藻以一介行李往來于京者不憚六七至則燕見於上類家人父子伏陳對詳簡中宜

上嘗字中丞言曰伯溫有子足以翊贊春宮矣於是廷臣自宰輔而下鮮不器孟藻者初甌括之間有地曰談洋負險而遠又界於閩無賴倚爲窟以私販負軍戎徒役逋逃不啻淵藪中丞病之入朝以爲言請置巡檢於其地

上從之執政權臣以出不由己不悅會中丞歸遣孟藻達封事言郡縣不法者

上輒施行焉而孟藻又不先以關白執政執政滋怒因抵以隙欲構入其罪賴天子明聖孟藻得無隨坐洪武六年也七年中丞復朝京師孟藻實從

上數欲官孟藻中丞辭遣之中丞旣薨九年冬十月皇帝上緬玄象慨欽天之失職命御史賁詔謂孟藻令上其父所著觀象玩占等書及天文諸家言孟藻已滕藏石室悉

取送官仍走謁於 帝奏曰臣先當屬續時昇臣抱書入獻臣基無失其業臣遵治命謹已緘閉無泄俟服闋上今已悉送官敢昧死以聞

上嗟歎良久若曰卿忠孝具著宜畱事朕孟藻叩頭鳴咽以未禪爲請詔許歸終制賜鈔三十貫文

皇太子召賜食更贈五十貫勉諭彌厚十年夏六月旣釋服遂拜考功之命考覈當其可稱厥職以謹飭見褒于 上故不越年而超佐藩閫將有大任焉十二年出刑部尚書沈立本爲布政使立本素諂附權臣至官卽求所以媚之之事孟藻牢持不可立本屢動以危言欲脅制孟藻孟藻恚曰吾廷

受 帝命叅政江右知報國而已他所不卹何有於使哉發憤得疾六月某日終于公署訃聞

天子爲之震悼輟視朝遣使弔問 親御宸翰爲文祀以中牢於戲孟藻與余爲通家有兄弟之好余齒差長每班孟藻上暨余忝京官孟藻之來實主於余可否必籌飲食必耦寢必同席余汨於公事若沐漆孟藻多憐余之色余復歸田里得與孟藻會者僅四五而孟藻仕矣孟藻性和易見幾明決雖待人無忤而內懷剛正動率循律於非義際毅然有不可奪之節余意其當柱石斯世康濟兆民異日弼守文之君爲股肱心膂以享有太平嗚呼孰謂遽止於茲乎人之生患於

無才有才患不見用既用患不能顯而得君以行其志今孟藻才矣用於時尊且顯矣忠知於君而澤加於人矣家爲能子國爲良臣保有名爵正而斃焉生榮死哀尚何道哉雖然余於孟藻其能忘情否也孟藻之子廌以喪歸余適在溫不得撫其櫬哭諸野比塋又弗克執紼以窆悲可勝旣耶追憶曩昔作辭以哀孟藻且書遺其弟仲璟俾廌刻諸冢上其辭曰 南田莓莓兮武陽崔崔孰儲其精兮生賢孔才倚彼永嘉兮乃先厥開奮興翊運兮龍乘于雷良平其勲兮文驅鄒枚克裕而後兮有植必培嗟嗟孟藻兮棟梁之材辭華蔚充兮如瓊如瑰又多藝德兮旣美且偲無纖與洪兮衆善畢該

結知主君兮厥轂乃推朝登 金門兮莫躋金臺啟沃旣良兮夔龍我陪 帝瞻豫章兮西江之隈曰茲庶務兮汝佐其裁繩愆疏滯兮澤被一垓方期顯庸兮陟司于台若和鼎羹兮以鹽以梅曷尸大塊兮函畀之菑民之無依兮西山云頽其志則誼兮壽齊于同有子興櫬兮或號而哀輦如其封兮松柏是栽攄情託辭兮以泄余哀琢之貞珉兮示于方來嗟嗟孟藻兮嗚呼哀哉

洪武十有三年歲在上章浚灘冬十月戊午朔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同郡吳從善製文

明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成護軍

誠意伯劉公神道碑銘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奉

勅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四明張時徹撰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前太常卿管南京

國子監祭酒事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太典總校官常

熟瞿景淳篆

文成劉公其先豐沛人也後徙鄜延名延慶者宋宣撫都統
少保厥子光世以平方臘功爲兵馬總管高宗南渡部兵以
從累官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進太師楊國公因家臨安

子堯仁過麗水而樂之遂徙其邑之竹洲四傳至集又卜居
青田之武陽去縣治者百五十里世所稱南田福地也俗尚
儉朴有唐風之遺焉遂世定厥居兢兢於仁義之訓五傳而
至濠宋翰林掌書益慈惠好施每淫雨積雪登高而望里中
有不舉火者卽分廩賑之曾宋亡乃荒遜自適時有林融者
徵聚義旅興復宋室元討平之逮融至京世祖義而弗殺也
融歸而至甌越之間地名牙陽四谿者而復嘯其徒元乃馳
驛使簿錄其脅從將盡殲之而鄉豪因以仇怨相傾引蓋善
良鮮有脫者使者返夜次武陽會天大雪與居民百錢市酒
而市者則至濠家具語之故濠卽間行謁使者得所簿錄數

而深心惻焉時孫爚侍年方十齡陰爲策計濠則大喜輒盛
供具以逆使者醉而寢之樓乃探篋啓牘錄其渠魁二百人
已乃遂火其居焰灼於樓倉皇掖使者跣而走詰旦大恚曰
將何籍以復闕下殆誅死不赦矣濠辟之曰濠不幸災於居
室震驚使者濠誠死罪意者簿錄有冤天欲生之乎使者事
竟不復可至濠幸有密親於彼度往返者四日可以相報使
者曰幸甚但半之亦可矣已而以前所錄二百人者授之得
命誅死諸所全活無筭濠卽文成公之王大父也祖孫同心
破家以活萬命篤生文成爲一代元勳子孫千百世食其報
豈倖然哉濠生庭槐博洽墳籍爲太學上舍槐生爚通經術

元遂昌教諭是爲公祖公父後皆以公貴封永嘉郡公祖母
梁氏母富氏皆封永嘉郡夫人公諱基字伯溫神知迥絕讀
書能七行俱下年十四入郡膠師受春秋未嘗執經誦讀而
默識無遺辯決疑義出人意表爲文輒有奇氣諸家百氏過
目卽洞其旨嘗遊燕京間閱書肆天文書翊日背誦如流其
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此已在吾胸中矣時從鄭復初先
生遊講濂洛之學先生大器異之語公父曰吾將以天道不
報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揭文安公彙碩見公輒曰此魏
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西蜀趙天澤亦以爲諸
葛孔明之儔蓋雖未試於用亦已穎露囊中矣甫弱冠舉元

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以廉節著名發姦摘伏不避強禦爲
政嚴而有惠小民咸慈父戴之而豪右數欲陷焉時上下信
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殺人者獄公覆案得實而初
檢官以不實當罪乃其家欲甘心於公江西行省大臣辟公
爲椽史舒解之已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後爲江浙
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爲憲
臺所沮則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時同遊者魯
道原宇文公諒輩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
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
輔之時元方全盛諸同遊大駭以爲狂也而悉去之公益呼

酒放歌極醉而罷方國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爲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卽建議城慶元等路賊不敢犯及左丞帖里帖木耳招諭方寇復辟公行省都事公議方氏首亂罪不可赦宜捕誅其兄弟而招安諸脅從者方氏大懼行重賂求解而公峻卻之執前議請於朝方氏乃走賂闕下而省院臺則胥甘焉降詔招安授國珍官駁公議以爲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檀作威福則罷左丞輩而羈管公於紹興自是方氏遂橫莫可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則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於當途蓋蔑如也乃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禽誅之略定其地已復以爲行樞密院

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之後受行省郎中時經略使李谷鳳奏守臣功績而執政者皆右方氏遂抑公功僅由儒學副提舉格授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莫不解體公拜勅曰臣不敢負國今無所宣力矣遂棄官歸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公笑曰吾平生恐方國珍張士誠輩徒狗鼠耳而奈何効之且天命有歸子姑待焉會

高皇帝下金華定括蒼公指乾象謂客曰此非向所云天命

者乎客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悉以衆付其弟陞併家人叅掌之善守境土毋爲方氏得也適總制孫炎以 上命來聘公遂由間道詣焉陳時務一十八策 上悉從之會陳氏入寇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宜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召公入內計之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耳 上曰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也 上遂用公策斬獲凡若干萬已而頒賞則力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禮公大怒詬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拜已而見

上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遂定征伐之計兵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謂宜舍堅城而逕拔江州遂平江州

上嘗使都督馮勝攻敵城命公授方略以雲物爲驗及克敵一一如旨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牀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時苗軍反金華括蒼殺守將胡大海等衢州亦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計無所出適公以憂歸道其地入城一夕而定公卽遺書金處屬邑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郡平章諸軍克

復處城苗帥就禽公時語所親 上必有天下衆心翕然方
氏勢日沮喪數遣人奉款於公不納而白於

上 上因令公與之通問公乃宣國家威德而方氏遂納土
入貢矣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條答悉合機宜會公
赴京經建德適張氏入寇守將曹國公欲奮擊之公止之曰
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禽耳已而果然時陳友
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衆謂蘓湖富饒宜先取之公曰仕
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焉陳氏旣滅取
張氏如探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大戰
彭蠡湖公密啓移軍湖口以避難星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遂殲友諒次取張士誠次定中原蕩群雄逐胡狄再
造區夏凡皆公之密謀也 上時至公所屏人而語率至移
時雖至親密莫知其端公爲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
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叅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又見熒惑
守心群臣皆震懼公密奏謂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以
公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諭滯獄凡平反若
千人兩卽隨澍公因奏請立法定制以止濫殺

上方欲刑人公請其故 上語公以所夢云云公曰是衆字
頭上有血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計得夢後三日當有報
至 上遂停刑以待如期報海寧果以城降 上大喜悉以

欲刑之人俾公縱之張仕誠平後有張昶者欲亂政上書稱
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爲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爲趙高也
上頷之昶以爲發其奸也而怨之使齊翼巖等詞公陰事欲
陷焉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會司天臺災翼巖上書言事欲
以中公而 上洞其奸切責翼巖斬之窮治黨與盡得其與
昶通謀狀 上不嫌於丞相李善長而憲使凌悅因彈之公
爲營救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
任此矣公首觸地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將
速顛覆如臣駑鈍尤非所堪 上怒乃解洪武改元 上登
大寶拜公御史中丞時定處州七縣稅額計臣謂比宋制畝

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畝止五合曰使劉伯溫鄉里子
孫世世爲美談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
上言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乃命憲司糾劾無所避公因案中書省都事李彬不法事罪
當死而李善長素善彬請緩其事公竟奏誅彬由是與善長
大忤力請歸鄉里臨行奏鳳陽雖帝鄉非建都之地王保保
雖可取然未易輕舉也已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益思公言手詔敘公勲伐召赴京師同盟勲冊公至賜賚
甚厚贈公祖公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晉公爵而公固辭不
拜 上知其至誠不强也時 上謀所相首楊憲次汪廣洋

次胡惟庸公皆謂不可

上乃曰是無逾先生矣公曰臣豈不自知況臣疾惡太深又
不耐繁劇爲之祇孤大恩耳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
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
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於鄉八月

上手書尅期間天象事公條具以奏大意謂霜雪之後必有
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

上嘉納之以付史館公所奏記諸如此類率焚其草人莫得
其詳也初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界於福建之三魁元末頑
民鬻販私鹽因挾方寇爲亂久之不靖公言於 上設巡檢

司控之而頑民猶復逆命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吏匿不以
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之不先白中書省而逕詣 上前時
胡惟庸主省事怒其不白也而重以舊怨悉刑部尚書吳雲
詠老吏訐公謂謀談洋爲墓地而弗得也而建議立司以播
遷居氓激之爲變 上素知公置不問又請逮璉置獄復不
許於時非得 上渥眷公且族矣此公入朝惟引咎自責先
是楊憲敗而相汪廣洋未幾貶廣東乃相惟庸公大感曰使
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增疾
蓋八年正月云惟庸以醫來飲其藥至再有物積腹中彭彭
如拳石公遽白 上而疾遂益篤三月 上知公且不起御

製文遣使馳驛送之歸歸一月而薨公生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五以是年六月葬於夏山之原所著有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犁眉公集五卷皆傳於代公初與同郡葉景淵胡仲淵章三益金華宋景濂以德執相慕尚至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爲當代稱首云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與人交洞見肝腑至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膺公以爲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儔輩莫能測也

累贊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謝家居惟飲酒奕

棋未嘗一齒前事每天象有變則累日不憚蓋志念深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自怵 上亦甚禮之

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時曰吾子房也又曰居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象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籌決勝功實茂焉又曰每於閑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此其知遇之隆世寧有儷哉廷臣以過被譴公密爲救解其人知而謝之輒拒不納其人不知卒亦未嘗言也公之將薨也以天書授璉使服闋奏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仲璟曰胡惟庸在位欲奉遺表無益也敗後

上必思我倘有問以遺疏密奏之其略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惟

聖明畱意 上益念之公初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娶陳氏章氏陳生子男二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叅政卒於官次仲璟授閣門使

賜除奸敵佞鐵簡侍 朝尋陞谷府左長史提督 肅遼慶寧代谷六王府軍務 成祖時死事別有傳公以中毒死

上深閔其冤乃命長孫薦世襲伯爵給之金書鐵券後 文皇帝北征沙漠定鼎燕都而薦子幼弱不能赴 闕遂停祿

爵至景泰間七世孫劉祿始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弘治間九世孫劉瑜授處州衛世襲指揮使立祠本郡蓋數用言者所請云至嘉靖間後納郎中李瑜下禮兵二部議大略曰基當草昧之初首識 真主金陵謁帝動中機宜觀其陳天命之有在斥僞主爲不足事舍安慶而徑拔九江欵仕誠而急攻友諒江南大勢已定於此其後屢從征伐觀天察象設策運籌知無不言言無不驗仰副順天應人之舉翊成用夏滅獮之功我

高皇帝延攬豪俊創造丕圖雖一時佐命之臣並執宣翼而贊畫帷幄之奇謀恢復中原之大計往往屬之基故在軍有

子房之稱剖符發孔明之喻功臣廟廡旣圖其跡青田邑租
復減其科推基之功於國家豈有量哉蓋思創造之難則
當隆佐命之恩修社稷之功則當篤延世之賞况翊運開基
勲業炳烈如基者哉奏上報允遂進公配享於太廟乃復
瑜伯爵世世承襲焉公臨終戒子孫毋仕且不利九世方興
至今若合左券云徹鄉里後進伏讀功臣翊運諸錄而景公
之勲烈讀郁離子諸集而慕公之文章夜旦皇皇恒思執鞭
而不可得茲其孫世延篤厲操尚繩其祖武恐芳懿之不彰
也而繆以隧道之碑見屬卽不文庸何敢辭銘曰於惟掌書
樂善好施雨雪分餉閭閻稱慈無辜被錄百千其徒何以拯
之爰火其居我也無棲人則釋誅篤生孫子爲時鉅儒武蘊
韜鈴文富詩書璣衡洞燭囊枯囊區元失其馭四國卒瘁如
鼎斯沸莫赤匪狐乃有真主應天受符閭闔草昧翼龍以
飛運籌帷幄以張以弛天牖其衷人罔攸窺群雄竊據次第
芟除大命旣集戎胡卒遁

帝曰汝功汝侯汝公公曰天眷微臣曷庸功成身退從遊赤
松帝寵其直人嫉其忠奄殞非命實恫帝衷丹書錫爵
賞延不窮厥唯能子忠孝彌崇均輸大節益聞丕風嗣傳式
微謂天芴芴爰有封章頻額九重哲后攷德宗工記功乃
集廷議報稱宜隆侑享太廟俎豆春容君臣一體祀典攸

同於萬斯載嗣續公封百爾圭裳胥慶厥逢公文日星公烈
華嵩旣載旂常亦銘鼎鍾孰是不師孰是不共况也梓里奕
世其風渺予小子夙夜敦崇不腆者詞曷責玄宮庶托貞珉
光昭閟終

皇明隆慶元年歲次丁卯春二月望日

